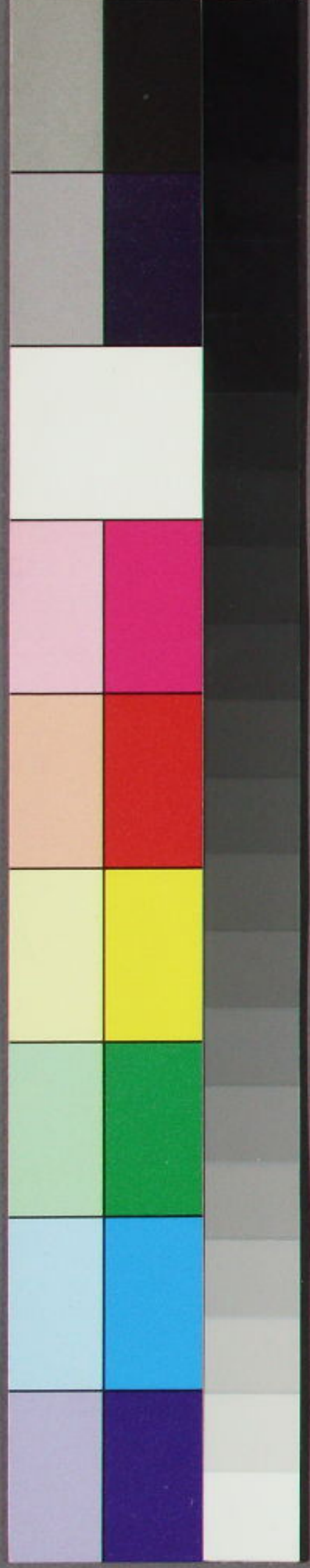


日定窩集卷之三十四

題跋
序記
疏啓

雜著
教書
祭文

~16
2393
2



2393
3-2



是窩遺稿卷之三

疏啓

辭持平疏

伏以臣宿痼沈篤屏伏田廬前後除命俱未扣謝
席藁私室措躬無地不謂聖度尚加寬容乃於本
月二十一日祇受有旨以臣為司憲府持平令臣
乘駟上來臣承命感懼采增隕越使臣病狀如有
一分支堪之勢則所當趨走供職少效涓埃以贖從
前違傲之罪而實以臣舊疾淹延有劇無瘳僵卧床
褥日就困弊精神遁喪榮衛耗脫肌肉消換已成鬼



形腰脊酸痛脚腿枯細心火上炎五內煩鬱阿睹昏
瞽若隔重紗飲啖日減氣息危脆似此筋力實無自
力起發之望徬徨數日竟上辭章臣之罪戾至此無
所逃矣仍念臣人品庸近百無一取而猥沐 殊私
濫塵要列數月之內 恩命稠重節屋窮閭 天書
已三宣矣夫三召不應是山林自重之士之所為也
臣以常調起身志在干祿脫褐以來脚色可記而到
今疆仕之日反有退蟄之願者亦豈人情之所欲哉
是其中必有甚不得已焉而臣於累度遜避之章俱
以疾病為言者蓋臣所患實是深痼雖使臣才識器

能可適於用而羸廢到此理難自奮故祇以數行症
錄浼觸 天聽至於匪據之嫌冒進之難未嘗敢一
言有白有若身果無病則可以承當而不辭者然以
此竊意 聖明謂臣雖有小疾尚可驅策而其謙薄
空疎之狀或未蒙 體悉故分外 恩數日有頻繁
也今請以臣平生略述本懷以暴其無用之實焉臣
賦性疎緩受才允劣纔年羈角父兄見背不受鞭韉
如獸自長祗以家貧親老苟冀祿養幸蒙 鴻造決
科登仕而然猶自知甚審不敢妄希榮進蓋嘗歷試
郎署屢仕下邑雖欲勉竭駑愚以圖報塞而腐才弱

見當道新卷三
二
幹沮於效力中間一忝言地蔑有裨益出身十年之間惟以曠官尸祿為事臣亦揣量才分果於自卜祇思退伏農畝以畢其生而加以多難早衰病纏肌骨決知其不任陳力故屏居私門有年於斯矣以至今日屢經禍患疾病日痼心力日耗使從世務必貽債敗臣又何敢以其不肖之身徼榮貪幸昧進素餐於臣身有八而不量之譏在 清朝為任非其人之羞哉雖然此固臣已分事也至於 朝家任人之道亦不宜如是焉夫諫官之職上以直道匡君下以風裁整物休戚利病百責萃焉其任至與宰相等所宜遴

擇時望貶汰庸惡必得直士俊物布列臺閣然後繩愆糾繆開張公道官邪有所畏而自戢士氣有所倚而自振綱紀張舉治道穆清古人所謂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者此其風采力量豈凡流庸輩之所可僥冒而為之者乎若使 朝家之視臺諫無異庶官窠坐不問才器人皆可授事類薦序情同魚貫乃如臣輩間廁颺歷呼唱街衢厚自炫耀而已則 國家奚賴焉世道奚瘳焉况以六七年來姦兇得志士夫志節摧傷虐焰末流餘弊波蕩沙頽風流消腐意向廢墜當此之時雖使剛果正直

之倫置在此職尚難望其有所為豈可以駕緩無似
之臣安冒忝竊以乏其事而益其弊哉此臣所以屢
陳窮款不敢以承 命為恭者雖緣為身病實以才
分不稱也非獨為私謀亦為 國家以計也伏乞
聖明憐臣賤疾已至難醫察臣庸材不合諫職將臣
職名亟 許遽改俾得縮蟄溝壑任便將息以延危
喘且安愚分焉臣具疏將進之際又知謬被知製
教之選臣惶惑靡寧不得已并此祈懇蓋掌 誥之
任所以賁飾 絲綸煥發 王猷苟非藝業瞻敏文
望優著者莫宜處焉臣才術鈍滯素不以文學自期

早事場屋粗習佔畢八仕以後因成惰廢重以疾疹
憂患身心沮困不欲以筆研思索累其神氣如著述
等事一切休置雖數行短簡執筆締思生澁枯缺窘
束百端臣若誤膺是任強顏藻翰則必知其流汗僵
走矣今臣癯廢濱伏望絕從宦不過帶得三字虛銜
而已幸而使臣賴天之靈復起為人而奔走效勞自
有所此等榮選實非臣所敢當也惟願 聖慈曲
加體諒所帶知製 教之任并 賜鑄免不勝至幸

辭持平疏 壬戌

伏以臣於前月在公洪道公州地恭承 恩召行到

天安縣舊疾增加累日昏仆數行辭章構藁未成不免冒呈病狀伏竢 指揮矣繼受本道監司關諭令臣調理上來臣惶實感激忍疾登塗症勢轉劇委頓漸愒旬月之內實無自力起發之望竊念臣除授本職恰過一朔言責重地不可久曠不得已更暴肝血之懇喧喋 清燕之中臣罪至此益無所逃矣蓋臣以積禍餘生早罹竒疾平時動息不能自比於恒人潛深伏隩保如嬰孺奔走供職決非所堪故前後恩命屢形辭避分義虧缺蹤跡違傲情勢難安日深一節臣實支離餘命厭薄殘骸自有公洪都事之

除不敢復爲免述之計扶策癘病走伏官次再次試場之任三朔覆審之政驅馳撼頓未嘗暫息情劬曉駟力疲宵征風寒霧露殃其肌體簿書酬策弊其心神長塗枵腹噉食無意永夜張睫乞眠不得力困支億幸而竣事旅憩空館與死爲鄰新除之 命適及此際調治之 旨繼降中路強死前進纔達近圻耗傷之極感觸益重膚革慘慄背膝痼冷積痞痰火相輔爲害吐血欬逆乘時并作精神昏眩飲啖俱廢僵臥床褥若將漸溘扣謝 恩私厥路無絲顧臣筋骸症樣危脆至此而終以瀆擾爲懼自阻於 仁覆之

下則一物之微有足悲者茲敢仰首疾顛伏乞 聖
明諒臣病狀矜臣情勢所有職名亟 許遽改俾得
安意將息以延殘喘不勝幸甚

辭掌令疏

伏以臣職名未改疾病難強呈狀陳疏再瀆 天聽
違慢煩擾坐積罪戾席藁私次恭俟 嚴譴矣不謂
聖度尚加寬容前辭未 允新命繼降乃於本月
十二日伏受有 旨以臣爲司憲府掌令令臣乘駟
上來臣承 命震越深增愧懼使臣病狀如有一分
支堪之勢則所當趨走供職少展臣子之恭豈敢偃

蹇圖便自取逋慢之誅哉顧臣形骸之困劇疾勢之
危篤再次祈懇旣已備暴今不敢重煩覲縷有同病
家症錄而惟是受病之源旣深委頓之日已久非如
外感微恙偶然而得之火加調治便卽輕安目今症
樣委實沈苦僵仆枕褥飲啖都廢精神遁喪氣息危
脆一有勞動眩悸不定似此筋力實無自力起發之
望徬徨數日竟上辭章臣之情勢亦甚危蹙矣抑臣
疾病之外實有大憫而深懼者不得不冒昧悉陳冀
聖明之垂諒焉臣賦性凡近百無一取僥倖科甲
早登仕籍而實以才識不逮榮祿難冒六七年來屏

退私門不幸枯禍蹇剝壯年羸廢志力銷腐意思躡
跚殘生前路不堪把玩只思隨涯循分老死農畝進
爲之塗甘伏批退矣頃年以來過蒙 收錄節屋窮
閭 天書屢宣前後所叨俱係言議重任臣實不敢
以其殘疾不肖之身貪幸昧進以玷清班趨起前却
畢露窮款幸賴 睿鑑昭悉輒賜開允意謂臣危敗
之形譴劣之狀 聖明旣已洞燭自此可得塞竇屏
息以保餘生而從前累度忝竊亦因十許年來脫禍
舊資以是炫耀微躬誇詭鄉鄰其已足矣豈謂因仍
僥冒以至今日階級漸高本領轉麁貽 清朝濫授

之譏爲微臣匪據之羞乎 朝家用人之道雖微官
庶品平進例叙而亦必揣量才器考課勞能以致難
慎之意况臺憲之地百責所萃所宜遴擢俊物貶汰
凡流以肅朝綱而整風裁豈可使庸愚癡病之臣從
容馴致安坐驟遷鴈序以進魚貫相次使人器不稱
而官方日清乎若使臣貪榮畏罪抱瘵供仕則心事
乖張蹤跡斑駁固不足道而尸素之誚顛踣之患理
所必至區區本懷實有可悲此臣所以剝瀝踴籲不
能自己者也伏乞 聖慈曲加體察將臣職名亟
賜鑄免俾得縮螫溝壑任便將息以安愚分且延危

長寧通志卷三
七
喘不勝萬幸

辭正言疏

伏以臣病狀危篤決無供職之望蓋其前後祈免實出肝膈之悃而微誠未格 恩旨繼降至有調理上來之 命是則 聖明以臣之疾謂可療治驅策而其沈痼之實未蒙 昭悉也臣久抱羸疾僅能支撐度日自上年冬重致勞傷元氣頓敗舊疾增加開春以後謂得一分蘇歇而輾轉沈淹日就漸劇加以風寒外襲內傷挾發危形敗症種種難狀神氣耗奪肌肉消幻委頓床席不能行動自料病勢實非旬月之

所能瘳竊念臣癯殘困弊已至此甚雖欲陳力理難自奮而祇緣犬馬賤疾無路悉白跡滯田廬身縻職任年除月授無有窮已露窮顛歎一向喧黷臣跡日慢臣情日蹙怵然兢悸寢食不寧每以躬遭 昭世親沐 殊私銜恩畏罪生物大情赴會趨便名塗恒狀臣亦何人獨無是心而不幸命窮骨寒嬰此奇疾惆悵窮山與死為鄰累度 恩命一未出謝是其情勢亦甚危迫矣豈欲偃蹇優逸託便自營以取違傲之誅哉縷縷危懇匪由貌飾伏乞 聖慈曲加憐察所有職名特 許免述以便公私不勝至幸

伏以臣以狗馬之疾再煩天聽喧黷違忤坐積罪戾藉彙兢惕無地自容不謂嚴譴不加異數橫被至今調理上來臣承命感隕五體投地實不知所以自措也夫屢辭未許恒在隆尊殊重之臣三召不應或是山林難進之道臣以卑官陋品過蒙洪私恩旨稠重有踰尋常若是而猶欲引疾抗辭堅坐不動此豈臣子之義所敢出者乎雖知孱羸餘氣不任供職而誠得扶曳趨走一謝天陞則退填溝壑實亦甘心故累日調治試身堂戶戰掉眩悸旋卽困

再疏

仆竟晷昏瞑作一僵屍引領脩門無路自達仰念殊造俯循私分鬱悒徬徨不知所出仍竊伏念君臣猶父子也喘息呼吸理有必通疾痛慘怛義無不赴今使嬰孺無辜嚶嚶膝下宛轉懷裏則其不有惻然傷痛思有以保庇之者乎臣前後祈懇辭已竭矣實不敢以其賤陋症樣重浼清燕而或恐睿鑑有未昭悉故冒死卒言冀聖明之矜察焉蓋臣稟賦虛脆素不如人強壯之日衰候已形羸伏窮郊便成棄物命值竒釁屢遭凶禍悲哀煎其骨髓憂慮殃其心神七情所崇千傷百損仍因變轉積成今疾槁枯

癘廢永作弊人嚮來屢辭 朝旨一意屏整者實以
沈痼在身未緣陳力而中間幕僚之 除積畏分義
強試筋力驅走勞頓益致傷敗解務投閑已浹兩朔
始意靜便將息漸次救療則謂得一分勝前之效而
彌年宿患根柢深固淹延沈劇一向困篤精神遁叛
榮衛耗奪飲啜轉減肌革日削且自前月晦間得風
寒外感之症發散過度腠理虛踈重綿伏隩晝夜流
汗一欲轉動則渾體灑淅喘息粗急似此氣力實無
驅策起發之望臣之情勢不亦十分危蹙乎重念臣
庸下無狀最居人後揣量才分百無一取雖使身無

篤疾力堪供世只可循分藏拙不敢貪榮冒進而在
聖朝體下之道宜亦 憐其自知之明許以不能
者止俾得苟遂本懷不至顛踣取誚况此疾病瀕死
理難自力者乎如蒙 日月末光幸燭幽隱則亦不
待臣縷縷煩複而必 賜指揮矣伏乞 聖慈諒臣
危懇實出肝膈 察臣賤疾已纏膏肓所有職名亟
許遽免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情迫辭蹙不知
所裁臣無任震慄死罪之至

三疏

伏以臣久抱沈痾分甘長廢前後 恩除皆未出謝

此固疾病使然而顧其私分實有悶蹙而不敢自安者使臣雖有所患不三十分困篤稍有勝耐驅策之望則何苦而一向縮伏虛爲此辭遜也臣病難供職之狀累度臚列辭情危切竊意 聖明旣已鑑悉而前辭纔 允新命繼降旋遽旋除月無虛度臣欲奔走流曳祇承 隆旨則筋力終難自強若息偃便逸高讓 恩數則分義所不敢出淫思積慮冰炭交切徬徨愁惕日虞罪戾顧此一介微蔑奚少於 國而羸瘁無用又至此甚則其使之優暇將養苟保微命不亦 仁覆容育之至德乎臣舊來積痼日有沈劇

形骸神氣一無可恃帖伏枕褥與死爲鄰若其種種症樣則實不敢重煩 覲縷累溷 天聽又知 聖候違豫久在靜攝之中臣於此時乃以賤疾喧黷固已無所逃其罪矣兢怖忤慢不敢悉其辭焉伏乞 聖明曲加憐察將臣職名亟 賜遽改不勝至幸

辭掌令疏

伏以臣夙抱羸疾路絕從宦數年之間荐被 誤恩遜避退蟄罪積逋慢出疆之任豈是筋力之所可堪者而辭難憚勞義非所出黽勉承 命不計顛踣力疾支僂驅馳鞍馬五朔淹浹僅能到灣忍聞在家稚

子死已累月臣積惡成釁頑狠緩死四五年中酷罹禍罰鉅創疊痛死疾尾閭策了一身形影相吊祇有一息與之為命萬里之行流涕相別繞八我域聞其惡耗慘毒冤酷人理所極舐犢之悲不能自抑哀號流曳撼頓長塗吐血數升欬逆累日氣息奄奄決無可保而惟是復命有期不敢遲留忍死耐程作一行屍及至近圻又承新命得以肅謝 天庭瞻望龍顏臣忝科出身十數餘載鴛鴦鈍病廢濱伏鄉閭邇陪 清光幸在此日而螻蟻薄命天奪其精咫尺前席迷悶隕失之狀 聖明想已洞燭矣退伏旅

邸與鬼為鄰惟思免解職名歸死舊壠日尋長單見阻喉司適會此際僚席皆空一息未絕理難偃處扶策供務觸冒益甚虛脫之極外邪感襲痰涎衝薄五體拘絆昏仆迷厥不識四到胸腹澎悶粥糜不納頃刻之間泄痢無度此樣症勢實無回蘇之望雖行路之人聞臣情事見臣形骸者無不慘然危悶伏惟天地父母豈無覆燾憐庇之意乎伏乞 聖明察臣至悃諒臣病狀所帶職名亟 許遽改俾得安意歸盡不勝幸甚

執義時避嫌啓

臣猥以庸鶩濫被 洪造旬月之內繼叨 誤恩言
議之任豈臣所可堪者而嚴畏分義黽勉拜 命惟
當奔走報效稱塞萬一而顧以臣 王事驅馳私戚
悲傷精神道叛舊疾日劇風憲重地大半為臣養病
之所未有一言半辭裨補 聖德而徒爾婆婆不成
模樣每於公退之暇默默慚惕無地自容矣乃者本
府以金益勲事有所論 啓臣於其時疾勢甚力僚
席之間不得相會雖未能與之周旋上下而顧此一
事實是一國不可已之公議一二之臣據實論列風
采不泯言議可尚雖事出同僚意與符合故臣亦前

後連 啓而繼聞物議以罪名既重而擬律太輕為
非故臣於今日乃敢引避加律矣伏承 聖批辭旨
嚴峻折之以無據斥之以駭異臣震悸隕越不知置
身之所也益勲之當初密 啓實是可駭之舉使翊
戴等果有實狀而益勲得與聞知則為臣子者何敢
一刻匿置而私自拘留累日淹延未乃託變代告情
態叵測及至鞫問諸人終無端緒之可尋肺肝自破
手足盡露閭巷之中傳說狼藉人心不服輿論彌激
士大夫相對錯愕駭歎至以國脉為憂此等交象獨
殿下未之聞耳人之情偽若在嚮像疑似之際則

君子之道固不可逆探強揣而如益勲此事無異泥
獸之闖其跡難掩三尺童子亦所覩破則本府此論
元非以無據之說勒加於情外者也至於奸慝二字
亦非臣之私言也益勲平生行已之跡布在耳目雖
輿僮之賤皆能誦說臣固不欲一一縷悉以傷論人
之體自取刻核之譏而抑恐 殿下於益勲情狀或
未深燭故臣略言其最甚而尤著者益勲依藉門閥
起身白徒無片善之可錄恐一惡之不備至於延垂
逆家之財而取其婦手攫文士之稿而囚其家相臣
之騎躬請加鐵則千古諂媚之夫未嘗有此蠲滅之

稅督輸歸家則一世貪縱之徒所不敢為其他奸淫
之行污鄙之習人皆不欲晚其耳孔豈忍瀆陳於
奏達文字乎其益可痛者甲寅以後奸兇柄國一時
士流奔迸四出雖微官庶品亦不忍趨走當路以圖
進取而益勲以儒賢之孫生喬木之家不羞忝辱依
附賊積媚悅甚於僕隸恩情逾於骨肉寅緣攀援擢
至閩任覘候揣息變幻逃閃追占勲錄冒帶功號設
使益勲伊時有一分微勞亦彭寵之子密也置之勲
班不使失其祿足矣大將之職何等注意之地而使
一無狀奸鄙之人歷試至此司一國之命而令三軍

之士乎自居是任益無顧憚差除將官諧價受金託
置禪廳廣費軍貨士心未附人言藉藉而惟其宗黨
盤據勢成威立舉世睽睽吞默不言乃如一種污賤
冒沒之倫望風託跡不識羞恥露丐餘澤顯蒙昇拔
此非所謂薰熾者乎仍念臣人品庸下百無一能審
於自知果於屏伏既無當世之念有何怨尤於人而
獨於益勲有偏惡之意乎因循忝叨不能引去則竭
誠悉懷隨事盡言亦其所蓄積者非欲故加凌踏於
人也偏惡凌踏皆上教語也惟是樸愚狂率不能取信於君
父論一奸戚輒被嚴旨臣亦何顏冒處臺席重貽

清朝之羞乎請

命遞斥臣職

代肅川儒生請建栗谷書院疏

癸亥

伏以書院之設所以常祀儒賢儲養後學其有益於
風化者多矣况以遐陬僻壤士風不振雖有志學之
徒終無矜式之地於是而有先輩前人典刑未泯則
其眷慕愛悅俎豆揭虔者烏得以已也臣之所居肅
川府有故文成公臣李珥講學舊址蓋珥之外舅盧
慶麟為本府守珥於其時授室來遊以邑居喧擾選
巖修地乃於府南十里許德水山下構數椽書齋日
肄業其中者殆六年從遊四五人皆磨琢成就至所

是篇通和卷三
十三
役之賤亦能薰習耳目諳通經傳逮其老猶有口授其徒者其遺澤之不斬在人者如此及珥為僮接之任躬到舊齋與昔時從學者觴詠終日厥後是邦之人思詠遺韻仰止景行葺理庭宇不敢墜慢矣不幸壬辰之亂浙兵充滿於境內黔赭其室廬斬拔其樹木廢井頽級日就荒蕪韋布興思行路咨嗟者蓋有年所邑中同志之士議就遺基創立書院以寓一邦瞻仰之誠且為學子絃誦之所而竊聞近年以來新設書院必稟 朝家指揮或有不許疊設者此臣所不避煩猥仰叫 天闕冀蒙一 允者也抑臣伏

自惟念 朝家凡於書院不許疊設者殆必以為既有已設之處則不必更為營創以滋其濫觴耳昔者朱熹之在南康因李渤所居請修白鹿洞書院議者以煩費為言熹至於便對劄陳其意以為先王禮義之宮與異端鬼教之居盛衰多寡至於相絕而有司非徒不能正於彼反疑其請於此云夫白鹿之興原其所自固亦淺數無可言者而熹前後惓惓懼其廢墜終得準請遂乃大新黌舍贍養學徒其闡揚風教之意蓋可想矣至如珥道德之尊非如李渤隱遁之士之比其構齋講道之日又是發軔正路之初同游

獲訓誨之益流風被窮陋之區其尊尚懷仰者視之
白鹿奚啻不侔而尚無一畝安靈之地者非徒章甫
之羞抑文教之闕典也臣因朱熹之說又有所感焉
近見浮屠外說崇侈室宇財由人取役非鬼輸其蠹
害侵蝕亦已多矣日增月益其勢未已而未聞朝
家以廣設而禁其濫獨於事關學宮願係多士者過
慮其弊不賜施行則此豈聖明啓隲羣心抑邪
興正之意哉且關西一路素稱荒遠教養不明士未
知方率有冥行無相之歎苟非聖明激勸而導迪
之則其何有觀感興起之望乎伏乞聖慈俯採微

悃特 乞所請仍以丕闡文風厚培士尚卒惠于斯
文不勝萬幸

辭校理疏

伏以臣伏見刑曹叅判李選辭疏以臣前日領議政
呈辭不 乞之批間構已成四字為其難安之一段
臣不勝瞿然也臣之當初下此一句意在泛論語非
拈指宰臣之因此生嫌引而歸已實非臣意慮之所
到也蓋朝廷是非初非一家之私而造言之人輒售
交構之計紛羅醞釀眩惑搖撼馴致氣象崩離情意
阻捱此其為患從古而然臣自前歲供職以後目見

朝行之間此習最痼諛間之風日長寅協之意益衰
臣嘗以為此等惟在廟堂大臣公聽并觀雖有流言
若允止坎是非還他處置得宜然後人心自服國事
可為矣臣之本來迷見如此故代草之際率爾吐露
一篇致意大槩如此而若其所謂間構者其情雖惡
其事不彰郵傳互煽倏至忽往聽之則可愕尋之則
無跡雖於平日不逞之倫亦不可懸加億逆默測意
態况於宰臣有何可擬之端而乃欲以此偏加詆斥
乎凡人看人文字不盡其意而驟萌疑情渾謂指已
則世之搖筆作文者雖字鍛求穩句鍊檢病以斬免

於名聞而取怒亦云難矣臣神思枯涸筆路生澁使
人之見之者不能融朗無間則固臣之罪也若公藉
王言陰詬旁人臣亦決不為此也然宰臣既以此
陳列則臣豈敢自以無他而仍冒於職次乎伏乞
聖明亟賜鑄免以安私分不勝萬幸

辭執義疏 甲子

伏以臣以咎累之蹤罪謗交積縮鰲田廬分甘沈沒
幸蒙 聖量涵育不遺微蔑宥滌瑕釁復置朝籍臣
誠感實靡敢自寧惟是臣前後所遭實非細過微失
所可容賞者雖欲叨冒舊 寵玷辱清班有不可得

馬徊徨私次久稽扣謝固已不勝其逋慢之誅矣不
意此際又有都廳之 除累次呈免終不許遽 因
山有期 上下哀遑致身之道終非息偃之日敦匠
之任或近徃役之義私竊以為罷勉奔走少效犬馬
之勞然後屏退私門循省尤悔庶幾稍安於臣子之
分故不得已抗顏出肅冒恥行公矣豈謂 誤恩荐
加異數橫被風憲重任又及滓穢之身驚惶隕越無
所容措使臣情勢如有一分就列之望則所當仰體
洪造俯循微分以為感激圖報之地豈敢辭遜
恩命喧黷 嚴廬益重違忤奸犯之誅哉而臣於今

日實有不敢以貪榮為心承 命為恭者故敢暴肝
膈之悃仰塵 仁覆之聽伏乞 聖明試垂省察焉
臣受質疎愚賦才凡劣行已惟知任性率意為文未
嘗抽精締思既不能諳測人情揣量物態矢口而言
信筆而書挾是二者以行於世宜其衝冒齟齬卒就
顛踣矣曩歲士夫之間論議乖異讒間之習日痼寅
協之風轉衰馴致氣象崩離情意阻隔 朝家之慮
盖有不可勝言者臣固無似私竊憂歎以為陶甄保
合容畜鎮靜使浮議漸銷國體自尊者實是大臣之
責故適當代言之日率爾吐露不自知其陷於矯誣

是宮通志卷三
十一
之科也臣雖記識短窄古人辭命之作亦或略見其
體製矣雖宿望耆德非後世之所可企及者而其時
掌誥操翰之臣當於褒掄過於責勉者亦多而未聞
有人被了如許罪名雖以我朝事言之故相臣鄭
澈在宣廟朝撰相臣盧守慎之批其文直是峻
彈苦劾澈時為年少東人所惡因此謗議閔然憲臣
至請推治而不過以迫促輕蔑為辭未嘗加以矯
誣之名也歷觀前古其跡如是而在臣之身翻成一
大罪累豈不異哉夫人臣之惡莫大於矯誣邦刑若
存必殛無赦而臣之被罰止於罷職臣常惶愧縮慙

日虞餘責雖聖朝之過於寬容至蒙收錄臣既有
此罪名尚何以倖免為得而出入於顯揚之地乎且
臣於前歲供職之日以金益勲事前後論列矣益勲
之子萬塚頃者始徹訟父之章其時論益勲諸臣率
被詆詬用意深至下語陰慘臣見之膽悸肉顫不能
自定也嗚呼天下無不是底父母萬塚之欲為其父
訟言宜其靡不用極而惜其貪於訟父勇於欺天
若是之甚也其疏上下數千言固不暇一一縷列而
其大意則以其時詞察雖細微之事皆聞知於煖輩
而稟承於大臣其根本指揮則為出於大臣如金煖

之誘脅翊戴壽萬等之投給戎物則率歸之其下有
若俱無主張與知者然其便宜出脫之計巧則巧矣
噫詞察兇逆何樣重事而大臣既以是專委益勲則
其投幾設巧鉤隱探伏操縱闔皆出於其手分世
界謀定之後議之大臣益勲曰銀貨可給大臣曰可
給益勲曰戎物可與大臣曰可與而今乃曰此皆稟
之大臣非吾所專可乎益勲既以煖等任伺察之事
則是必心肝為寄耳目相輸密切計議丁寧付託雖
一動靜一施為之間無不相知相議然後可無敗幾
誤事矣鉤問人隱情何等緊會付授人利器何等危

事而益勲乃都不照管都不省覺不知某日之見某
人某時之付某物者其果近理乎金煖既知翊戴之
可疑將欲誘脅乃於是日與益勲款洽深夜則其可
疑之跡將脅之狀煖必不獨知而獨行意合計定給
送軍牢其參會籌筭豈不的然明甚而乃曰其日歷
見非所料可乎及其誘脅鉤致累日拘留初不使渠
上變終焉親自密 啓既所引諸人俱無情實則乃
若迫於翊戴他日之證不得已而為之者然雖欲免
陰秘之稱烏可得乎授以戎物果是欲探賊情則亦
將密議授受之期的得情形之實然後謂之探試可

矣豈可謾應曰給而元無所知於其間乎此雖平日
號稱濶誕迂踈者必不為之豈奸獍如益勲者而為
之乎終至賈無投暗因卽發告而今日授受之際非
其預知者其欺瞞亦甚矣若其戎物之為公為私亦
非所論也萬塚疏中所謂構陷其父四款譏察銀貨
與是兩事也譏察苟善復何惡焉銀貨可出亦何妨
哉豈專以是為其父之罪而若密 啓戎物則雖工
於造飾善於遮蓋臣恐其破綻而難掩也嗚呼亂臣
賊子人人得以誅之凡諸血氣之倫舉有沫血請討
之心則璽瑛之為逆孰不痛焉而益勲之誦得乃反

疾之耶若使萬塚此言做題目入思議則果何罪名
而萬塚急於伸暴乃欲加人以如是之罪如是之名
噫不亦忍乎璽瑛之伏法縱由於益勲而彼乃挾死
賊而為藉雖其別愆他惡藉人之口使不得論者何
也他日藉口而魚肉人者未必不由於此此其意豈
但在於訟父而已乎至以臣避辭中語有所伸辨而
其中獨舉蠲稅一款為言如加鐵相騎顯蠱逆婦等
諸事無一言半辭以自白而祇以舉皆類此一句蔽
盡諸條何哉豈前數事屢登於彈墨廣播於輿誦雖
以萬塚不能改也而獨此有若創見而可以自伸者

乎然亦此一事其時水原之民無不怨毒士夫之間亦多喧說臣嘗聞之每懷憤惋故并入於論列之中矣且其時論益勲 啓中有舊奸宿隱等語 聖教示未安之意故臣之避辭略述其平日欲 殿下知蓋勲舊來穢惡也不然則以卽今所論者覩縷足矣何必以此等猷人耳目者重形文字乎然則臣於此亦非有意於極口罵詈也朱子論唐仲友狀雖猥褻鄙惡之事莫不畢錄何嘗以此擬之於常漢乎益勲營苟卑陬倖穿猥躡輿僮之賤亦所唾罵此則萬採雖極意伸訟臣不欲與之多辨而獨其以宗黨盤據

勢成威立八字謂臣有誅戮闔門之意此可笑也萬採闔門於臣有何仇怨而爲此翦焉芟夷之計乎使益勲果無宗黨勢威之可言則臣言安耳闔門何病焉如其不然而或近是焉則雖無臣言又奚瘳焉試以益勲平生言之么麼白徒何等腐鼠而前後論者咸被其殃如慎景尹之永塞顯塗權格之蹭蹬不振前日李善溥之久廢下邑率皆論益勲者也當之者碎觸之者糜舉世睽睽吞莫敢言此果爲一益勲乎及奸態昭著公議重發而一時靡然保明益堅婉變相守顛撲不破者豈無其自而然乎一家子弟并列

是宮道和卷三
崇顯不顧嫌疑沮擊國論縱恣傲狠殆無紀極若是
而欲無宗強勢成之謂可乎是宜少有自反未可專
咎言者也仍念臣愚惹狂踈自知不能隨世而取名
故脫褐以來專意祿仕中間病螫屢辭 恩旨者盖
以性濶才踈頭方命薄不敢以其不肖之身縻脰絀
足輕試險塗也豈謂因仍狼狽遂至忝竊既在其位
不能容默招仇召怨謗讟旁午僵仆坎穽抵觸木石
名日益惡勢日益險紛然羅織不容但已雖欲潛深
伏隩竊活性命恐有不能者又安敢負罪昧進復據
臺端覲然自比於恒人以益速重戾也哉伏願 聖

慈憐臣處勢之孤危諒臣情實之艱脆特加生成曲
賜陶甄將臣職名并 賜鑄改俾得退伏農畝以畢
殘生亦 天地父母終始覆燾之恩也情隘辭慶不
知所裁臣無任屏營俟罪之至

備忘記今觀韓泰東上疏不思自反顯有非斥大臣
之計已極驚駭而又因金萬俦為父訟寃之舉張皇
啾啾造意之危險遣辭之慘刻十倍於去歲之彈章
至以不顧嫌疑沮擊國論縱恣傲狠殆無紀極等語
勒加不忍聞之罪案必欲殲滅而後已其心所在誠
未可測也如此忘君護黨之輩若不痛懲末流之弊

長官通和卷三
終至於亾人國家豈非大可寒心者乎前執義韓泰
東削奪官爵門外黜送

辭修撰疏 乙丑

伏以臣積累 昭世縮跡荒野分成棄物擬同僇民
不謂 聖度涵容謬恩橫被乃於本月二十一日伏
受有 旨以臣為弘文館副修撰令臣乘駟上來臣
承 命感實靡所容措在臣分義所當洗濯奔走少
贖從前咎累豈敢偃蹇喧黷以益方來罪戾而第臣
輒有窮款不得不畢露 仁覆之下伏乞 聖明試
垂憐察焉臣賦性狂踈受才凡劣需世之能百無一

取祗以家貧親老覓舉干祿幸登科甲早通朝籍而
趨趨縮恐不敢妄希榮進黽勉即僚棲遲下邑者蓋
求祿養之便而亦由自知之審也艱棘以後息意仕
宦數年之間 恩召頻繁而終不得一出以謝者雖
因痼疾之在身而實是量己之不能也蟄伏窮山甘
忍羸餒深懼以不肖之身輕試顯塗既以僨事又以
誤已此其真情實境耿耿在今而鹿在山林命懸危
厨因仍狼狽遂投世網心事乖張蹤跡斑駁反顧本
懷已自可悲矣既無素蓄之識預積之誠而強以空
虛謬妄之資出入於論思言議之地上而不能見信

於君父詎敢望納誨格非之益下則祇以召怒於當世又可任張綱糾邪之責乎况以孤悴之蹤挺躡于時怨仇滋博睚眦轉甚亦安能試竿不危隨流獲出而實賴 聖明哀憐戇愚保全終始臣雖廢死圭單歡然無恨矣臣出身以來幾二十年供世脚色大都如此豈有寸長一能可以裨補 聖朝者乎屏居之日每切悼恨審知量能夙志未成債事誤已前見果符悔過救失庶其在今惟思塞竇田廬輟名仕籍非惟榮利之場斂躬不入雖在散冗之秩抗顏無計祇此一念炯在肚裏補牢微願云亦戚矣伏惟 天

地之量無物不包螻蟻疵賤亦在收錄滌宥蕩沃處以舊班部屋窮閭 恩旨重宣雖臣之譴譎庸愚獨無感激圖報之願乎所以低徊前却不敢以承 命為恭者其苦情危惻如上披列實恐嘗羹熱而不懲遭轍覆而復尋使債者再債誤而重誤到此又悔其不審知不量能之咎雖咋舌噬臍亦何及也自古君臣之間貴相體悉若知其不可堪而強委之卒令敗其事而失其身則非明主所以任使之道也臣之陋劣無用 聖鑑想已洞察其使之杜門守分為晚節補過之臣亦陶甄賦物之至德也又何必強其所不

能而有敗事失身之憂哉伏願 聖上諒臣切懇許
臣至願所帶職名亟 賜遞免以安微分不勝萬幸
臣無任伏地祈祝之至

辭獻納疏

伏以臣於前月濫蒙 恩除至紆 召命而情實艱
晚疾疾危痼陳疏呈狀罪積忤慢幸蒙 聖慈寬容
俯賜開納臣實摧賈彌增感惕意謂臣危苦之衷沈
淹之狀 聖鑑既已昭悉自此可得杜門縮處養拙
調痾庶無狼狽顛頓之慮矣不料滓穢之賤尚誤
殊重之眷前辭纔 允新命繼降旬朔之間 異恩

稠至臣驚惶隕越靡所容措以臣子之義言之惟當
趨走扣謝少效涓埃雖有冒沒之譏踣斃之憂有不
敢辭者尚可以微蔑悃悞瑣陋症錄每每喧喋於
宸嚴之下以速違 命之誅哉第以臣之情勢病狀
實有深悲而極憫者旻天不以慘怛疾籲而降咎於
窮人慈母豈為嚶嚶屢號而見罪於病孺乎此臣所
以輒復干冒以自白於 天地父母之前者也臣以
弱才腐力妄涉世路蹤跡窮拙咎累增積其不可重
辱 清朝再玷榮列者自卜已審矣故於前日辭職
之章不避猥越略述脫褐以來供世本末以暴其疎

是宮遺和卷三
三十一
謬昧進自取敗事誤身之患屏蟄循省庶遂補過救
失之願語雖蕪拙情匪矯飾 天日之明想有以俯
燭矣夫人主之任人人臣之受任俱亦度其能焉耳
任之而不能則驟易之不暇也受焉而致憤則亟止
而勿復也若觀前失而勸後害諱昔拙而欲新巧摧
車側畔強責運行之功折臂前頭冀奮揮霍之用則
是果可以少瘳於事而無患於身哉今使臣雖在入
仕之初未試之前 聖上不容誤採而輕授微臣亦
難不量而冒就而况臣猥以無似忝竊匪據出入臺
閣密邇 經幄屢經踐歷久被叩閔鞫現認驢質露

見羊遂招世議重貽蹈敗則臣之不堪任使之實固
已難逃於 則哲之知矣夫既任而不能受而致憤
則在愚臣自處之宜固當追念咎愆愧死丘壠不敢
復萌榮願雖 聖明俯體之道亦宜哀憐庸鄙放廢
田廬豈合更置朝籍乎重念臣性既疎野拙於謀身
任其蠢愚聚成仇嫉屏退之蹤於物何競而險塗難
盡狼情未忘居深慮害僅同林獸怖境郵語動成風
鶴瞿然慄惕懼難自保又何以昂然拂拭自同平人
奔馳名利之場排廁言議之地以犯世患而取人禍
哉以臣之今日處勢雖身無痼疾力堪供仕固不可

以抗顏就列矣况臣所患根柢甚固雖過自保攝每
苦呻痛或以致勞動輒成漸劇舊來症樣既非微細
而乃自月初又添外感內傷之候挾發為害痰涎衝
薄飲毀全廢帖伏床褥與死為鄰雖欲微榮冒恥起
趨職事厥路無繇矣嗚呼君臣大義無所逃於天地
之間而恨臣骨寒命薄招尤召災積釁叢體竒疾嬰
髓前後 除旨俱未恭赴戀恩懼罪冰炭交切螻蟻
卑歎有足悲者矣伏乞 聖上特賜陶甄諒臣危懇
憐臣沈病所有職名亟 許遽免以安私分以延殘
喘不勝至幸臣無任屏營祈祝之至

辭副校理疏

伏以臣猥以情病屢瀆 宸聽前後 朝旨坐自違
拒揆以分義合被誅戮縮伏私次日有惶實矣 聖
量天覆曲賜涵容既寬重戾反加 謬恩齒錄收名
眷渥稠重臣聞 命感懼五體投地實不知所以自
措也臣之不可供職之狀累度臚列辭情已竭竊意
久蒙 睿悉不敢重煩覲縷而惟是臣宿年重痼近
尤困劇形骸消幻神氣耗奪摧傷之極百疾見崇積
痰舊痞相輔為害胸腹澎湖肢體痿痺飲嚥俱廢藥
餌無驗敗枿腐株理絕膏潤彊仕之年瘡廢至此雖

使臣才具可施處勢無嫌而尚難陳力而自效况以庸陋之資措艱阨之地者乎抑臣情實又有所一段難安者蓋臣一經世路種種顛沛窮年玷絀冀免咎過而擬步生棘轉身成膩一見除目已聞妨人臣若冒昧復入盤礴不去則事類仰嚇情同蹊奪割榮攘瑜臣固何心得瑕失瑜國將奚利臣之決意屏退蓋不敢以孱疾之身復試債敗之任則此等瑣細不合喧喋而衷情所蘊輒復自暴伏乞聖明諒臣病狀情勢所有職名特許遽免以延殘喘且安愚分不勝至幸

辭執義疏 丙寅

伏以臣夙年抱疲筋骸羸脆末路犯患蹤跡窮拙縮處郊閭分成棄物曩歲以來過被恩私剗瑕洗垢起骨嗑枯齒錄收名恩旨稠重而顧臣情病俱難冒承屢陳窮款不避重誅雖蒙聖量含容輒恕僭猥而在臣分義虧缺已甚固已不勝其忤慢之罪矣屏居之隙每一循省慄然兢惕無所容措不謂聖慈尚加眷軫臺憲舊班新命重宣臣驚惶感實靡敢自寧以臣今日之義言之惟當扶策瘡病扣謝異數驅竭駑愚少補前失雖使冒沒來譏流曳致頓

有不暇計矣尚欲以螻蟻微悃狗馬賤疾重復喧喋
於宸嚴之下哉臣之狂踈無用豈不自卜而嚮來
謬貪榮寵叨據華要一陷世議重成咎累其不可
強飾陋質復污熙朝者臣之前後臚列亦自叩竭
竊意聖鑑久已昭悉而惟是臣舊日所患近益危
痼精神遁叛榮衛耗奪膚革日削飲啜轉減纔年強
仕酷類老齒委廢漸劣不離床褥雖欲力困支憊竭
蹙趨命厥路無由矣嗚呼君臣大義無所逃於天
地之間而銜恩畏義貪祿趨名亦斯人之大情則孰
欲辭榮而就辱去樂而卽愁而小人無狀取戾召災

積釁最體奇疾嬰身呻吟荒野羸餒窮山長心短日
孤負生成臣固天之棄物世之僇人也此由窮命
使然臣復何言伏乞聖明曲加憐察將臣職名特
許遽改俾得守分養病苟遂微願不勝萬幸

辭執義疏丁卯

伏以臣積釁既深召災未已疾病沈淹死亡無日每
念咎累之蹤仍抱危痼之祟常恐溘先於朝露永為
昭世之僇人矣豈謂聖慈寬容謬恩橫被乃
於本月二十五日伏受有旨以臣為司憲府執義
令臣乘駟上來臣承命惶實感淚如瀉使臣病狀

如有一分自力之望則所當趨走扣謝以效臣子之
恭豈敢偃蹇喧喋重取違慢之誅哉顧臣夙年羸疾
委實危篤而乃自前月之初又患外感症勢彌留已
浹兩朔飲啜轉減膚革日削寒熱交作痰嗽益重重
綿伏懊晝夜流汗形骸神氣一無可恃帖伏枕褥無
望生全似此症樣其何有驅策起發之勢乎抑臣垂
死之中實有耿耿於心者茲不免瀆冒 嚴威略有
所陳臣罪萬死萬死臣於昔年叨任言責妄論勲戚
既無少伸於公議徒成厲階於 清朝此臣屏退以
後私自痛恨者而前後疏章亦已備暴今不敢復有

所覩縷而祇是其時避辭中二句語至今為臣謗數
有若以臣真有屠戮金家闔門之意譏譎溢世拂耳
騷心臣亦受而不較是非得失恥復有云云矣惟是
臣策名通籍幾年於斯矣雖其受質凡下百無一能
而斷斷之心自恃無他率意妄行任性直前既不能
積誠致忠以取信於 君父而徒以狂踈愚戇重不
屑於 聖心嗚呼臣雖欲剔腸剖胃暴此一腔心血
於 天日之下有不可得者矣此臣所以草草窮崖
披淚愴恨力支危喘輒有悲鳴者也伏惟 天地之
量森所不包一物之微亦在覆幬伏乞 俯加鑑諒

是寧遠和卷三
三三
特垂矜軫察臣疾勢已至危劇憐臣情勢有足哀悶
所有職名亟 賜遽免俾得安意就盡不勝幸甚

辭副修撰疏

伏以臣於前月叨被 恩名猥陳辭章坐違 朝旨
縮伏私次恭俟 嚴譴矣豈謂 聖慈寬容異恩稠
重前辭既 允新命繼降臣誠感實無以自措使臣
雖有疾病如不至十分困篤則所當扶曳扣謝少贖
從前逋慢之罪又何敢以賤陋症錄屢贖 宸嚴以
益其僭越之誅哉顧臣受質虛薄素不如人中年積
傷百疾權輿猶幸不至委頓僅得支撐常慮一日重

發為禍滋大果自五月之初猝患外感意謂尋常觸
傷不即醫治症情彌留轉成沈痼飲嚙漸少眠睡不
着寒熱日作有同氣瘧元氣極敗筋力漸頽醫云舊
傷甚重將成虛勞療之不早必底難治竊念臣之病
狀危殆至此雖使親近醫藥靜便將息恐無復起為
人之望又安能自力起發以供職事乎臣之覩縷症
樣實無一言彙辭盖有惶蹙不敢悉者矣伏乞 聖
明特加鑑諒察臣病勢遽臣職名俾得安意調治少
延危喘千萬至幸

是窩遺稿卷之三

是窩遺稿卷之四

序

送柳集仲赴自如察訪序

嶺之南其土多瘴徃而不習者恒病焉其中於人則嘔痰唾血癍癖鬱結徃徃而劇幸而脫死或為終身之患故仕宦之士役於是非弱無援者則獲罪時議屏紕者之所為也夫以不習之軀適異宜之俗內有憂愁感憤之發而水土風氣之襲於外則其病者固宜而亦有矜其壯而挾其彊曩酒色漁飲饌以速其疾者焉惟恬虛慎靜不以外患為累加之以節適輔

是以藥餌則瘴固不能毒於我也吾友柳集仲以言
忤時議出郵自如自如固嶺之號稱病土也集仲身
有病朋友咸以瘴為懼余獨以為瘴非所以懼集仲
也夫人徒知水土之有瘴而不知時議之瘴之為甚
者惑耳余觀時議之病於人也闔冒衝結奔突而橫
決犯者鮮有免焉其中焉則使人眩亂荒惑委憎頓
踣膠加黏固而卒莫能解其患蓋不特嘔唾癢癖者
之為酷也集仲壯而文脫褐纔數歲則其不習歟論
議慷慨不避人指謗集仲固已稍稍近其毒矣乃恃
其彊銳勇於抵觸以七品之官蹇然言當世事以取

憾於時流羣譏互詬咸思逞焉於是集仲之毒結伏
心脾纏縛膏肓雖有醫扁之技固將望之而走而憂
集仲者亦意其終身為患也俄而集仲果為柱後所
彈矣選曹又絀補之瘴窟矣喉舌之司屢欲還集仲
堂后而斥若不聞矣其中之久而毒愈甚意集仲叫
痛狂絕悴悴焉喘喘焉而莫之救也迺集仲勝是則
有術未嘗以毀譽易其操榮辱汨其內泊然而處無
累於氣故心志日以悅豫身貌日以豐胖豈所謂中
有主而外患不能入者其賢於載數車明珠者遠哉
每見世人之務迎合於時者一不容其議輒弊僅宛

轉若甚病焉何哉蓋亦無以勝乎彼也今集仲之術
既足以勝之矣彼水土之瘴奚患焉况集仲天資寡
欲不酒屏色去味而卽淡凡所以害於生者無一存
焉則吾見集仲之還也膚革容色愈益充然暫且澤
以釋朋友之懼決也吾姑跋而需之

記

怪石記

風雷子居家無所嗜以花石自娛聞族人畜二怪石
輦其一以來貌甚奇嶮岿岿甚類於山風雷子悅
之遂安以盆池插以雜卉用充庭實日往來其中其

恩之特甚無幾何石槁而燥植瘁而腓水壅而不達
矣風雷子異之迫而察之則之石也肉密而理硬黝
然而堅頑然而緻性拒水與世之所畜者甚反蓋貌
取而失之耳風雷子成然不得將絀而髦弁之特奇
其狀其愛之未怠也將去而復置謀所以攻治之者
遂洗其膚決去壅土芥其心摧殺堅剛乃推乃刃疏
之理之凡穴腹導水者三道焉雖大禹之鑿龍門五
丁之排蜀山不是勤也厥功既成植之庭除以淨水
漬之含津孕液淋漓然也石狀噉然人立蹄股挺特
魁梧倨肆兒育其列被之萑蒲石菜衆草凡植經緯

其間鬱然遂蒼然陰悉龍翁勃搖漾芬郁其大都如此余於此竊有感焉夫向之槁今之澤一石也向之壅今之達一水也向之痿悴今之後樹一卉草也詰其前後若異物然謂人力不能奪造化吾不信焉噫物固然矣人亦有之其有鑿玲瓏之穴注靈源之水長牛山之木者乎果能是吾不謂之恒人也

怪石後記

余既嗜石人有畜此者必丐而取俄獲二焉其一則踈中脆外善受水注以勺水則終日淋濕若舌之在口焉然其形團圓平易無奇詭壞異之觀其一則受

水差劣而形特奇長無尺焉絮無拳焉而凜然峭拔曲成峯巒余皆寶畜之碁布星列墨壘盈庭大者熊奔虎伏小者鵲厲鳥竄或物或人或跪或踞歛嶠攢蹙相輔効奇爰有奇草美卉側種危植掩靄叢聚綠縹蒼蔚風搖而韻雨浥而蔭几案之下咸來獻技盆中所畜魚可十許頭鱗鬣畢見若在空中游悠爾往來迫之不驚余於是喜笑愛悅樂而不捨雖山川林麓之觀水竹泉石之適不與易也因竊悲天地之間萬類紛錯洪纖精麁妍媸美惡厥類既博厥號滋多而是石也受氣失中遂虧厥天癘歆結澁縮恧拘曲拳

吳高道和卷四
感而不遂艱難而不舒斯固受氣之偏也豈石之性
哉而世且指以為怪石夫士之處世遭時昏亂蹇困
鬱積屈其身體踣其步武儂行躡伏偃仰卓詭形之
於言語則縱誕荒肆而莫可詰發之於文章則奇澁
聾牙而不可窮斯固遭時之非也豈人之性哉而世
且指以為怪人是其貪常絀奇者之所務而又何說
焉乃叩石而歎曰嗟世陋狹矣莫可容矣吾寧挈汝
之大山嵯巖之下以怪人伴怪石熙然而歌怪辭浩
然而擣怪文俯仰恣睢縱傲萬物不亦可乎傍有客
莞爾而進曰先生之嗜怪甚不可以革矣小子請候

先生之歸也飾無益嫫母奉先生巾櫛命侏儒支離
充先生給使離奇輪囷以為器奇異小蟲以為餽為
先生壽則何如先生笑而記之

續怪石記

余友鄭君啓有怪石借諸人余從鄭君求之得諾矣
送奚背來則借者靳不與凡三往三返愈益秘之余
密飭奚曰竄而形秘而視效狗吠客入秦箴取狐白
裘為也客有為余密媒之者曰趙符常在卧內非如
姬不能竊吾請效之奚賴而售其技彼箴者自以為
固矣不知夜半有力者已負而走也石品奇甚善飲

吳年通利卷四
五
液衆美咸備余所畜者雖衆皆前魚之而以是爲甲
於是知向之石未始怪而怪於是乎鍾也是爲記

浮榭記

余屏在田野嘗有幽鬱之病以所居之僻翳無以滌
煩而導滯也思一得虛廓誕漫之觀以暢焉三江素
以山水名遂往以叩焉上下數十里間其夷崖峭剔
礪谷飾臺榭資游歷專竒逞勝以相推高者蓋不可
數計而求所謂虛廓誕漫者咸無得焉余亦倦而之
梧灘之下而休焉望見山之行者若蹲若伏蜿蜒斗
絕而馳至是而努起突踣首感于河下有危壁嶮然

側立數仞上可一畝置屋五楹軒窓簷椽棟竦峭上躋
其殊勢異態不可以狀大略如穹龜抵渚巨鼇擲岸
隱現而沈湧也又若驚鴻欲翔戲翫將集軒翥而盤
旋也蓋其虛廓誕漫殆與浮者相類余驟異之意非
世間墊沒委溺者所安其或有古之有道若浮丘子
之屬舍焉凝神翹踵庶幾見之俄有披鶴氅杖而逍
遙於林樾之下者風致蕭然余益以異焉頗信始意
之果聳然逕造而揖則乃吾友鄭君君啓也相視而
笑陟其榭而問之名則蓋鄭君已先以浮扁之矣仍
與之周步旁矚則大陸逶迤連巒攢累陵者阜者平

者行者里閑闐闐之遠近樹林墟莽之高下回合聯
亘互見迭効目極意逝眇忽遼曠洋洋乎與羽仙毛
女飄游上騰出洪濛之域而瞰寰區之大也平沙浩
渺浪波滉漾几席之側畜黛繚素高檣危桅簇集而
駢逝渚禽水物飛舞而嘯號漁歌相和棹唱齊奏徒
倚靚觀搖颺眩纈儵儵然其履獲落之瓢跨博望之
槎放乎中流而與波上下也若其雲烟杳靄灑氣下
布日星風雨晦明開闔涵淹太虛泛蕩簾櫳牢籠顛
倒以極萬類使人悠然昏然神超形脫埃氛而絕
溷濁而亦莫以禦蓋其狀無一不類於浮也鄭君屬

余以文記之余謂嚮君之以浮名榭者豈特狀其居
而取其似也乎其亦真知物之無所不浮而不徒其
形之類也今夫人之生也造化委蛻四大假合圓靈
蓋之大塊載之流或行之坎或止之蘋乎枵乎土梗
同體則吾之處是榭不似榭之浮於地者乎剝邪之
頃念念變滅雖富貴之豢飫湖山之酣適趣舍異操
勞逸殊情而倏然忽然奔馳泯沒者無異大海之漂
漚虛空之過雲則其為浮焉且不已甚乎觀君之居
信亦美矣計造物設是以來曾有幾人崇居廣構窮
其詭麗高文竒藻騁其怪巧以炫耀於一時而今皆

烟沈而霧歇鳥逝而花落但見江山流峙乎千古令人低徊俯仰嚮想其萬一而不可得則不知百世之後尚知有是榭者乎榭且不能知况文乎此叔子所以流恨於牛山而元凱沈碑之辭不見於後世也然則彼榭者已浮而文又所以記其浮也君既以浮居浮矣吾又何暇以浮記浮乎鄭君猶然曰非然也凡天下之物可喜可樂者苟吾之以為已有也則孰非所謂浮者而若取之而為適則俱吾有也且吾與物之所恃而存者形也而形者壞之具也存者亾之倪也雖有遲速贏乏之不齊而卒未嘗長存則彼江山

之固亦有時而消滅也豈吾身與是榭之足云乎蓋有道者之知乎此也視斯世猶蘧廬視其居猶宿桑鄉無何而室虛白黜棄外累泊然而處一死生齊得喪不知天地之為大吾身之為微則雖市朝之擾環堵之陋皆可以自足况山川之秀偉室宇之高朗乎萬形衆音之感於耳目而吾亦接之無倦文字之悅玩而娛意者又奚可少焉吾以適吾樂而已烏置存亾成毀於其間哉是則吾之居是榭而子記之殆無不可也余無以應鄭君甚文而博廓然有大志而偃蹇於世困躓不振性簡元不與俗諧而一不以毀譽

榮辱動其心徜徉恣肆以自娛於山水之間是固近
於古之所謂有道者云

題跋

書法言抄後

余竊病昌黎公之過尊揚雄也讀其文未嘗不慨然
惜之夫以老子與韓非同傳古之人尚或恥之孟何
人也雄何人也而公乃列數而等夷之歟隨和之寶
非瓦礫所可共囊鸞鳳之靈非鷓鴣所可並巢則曾
謂聖之亞者乃與大夫之僞者同其道耶及見其所
謂法言者則諸君子註之釋之莫不推尊揚氏而涑

水先生實左袒焉至以昌黎公大醇小疵之說為非
定論以孝至篇勤勞阿衡之語為非諂諛則其尊之
惜之者又過於昌黎矣吾於此有以知雄之姦尤於
王莽也夫莽之謙恭固足以誣一世矣而及其居攝
以後雖羈角之童莫不知其姦也雄則不然既能誣
一世矣而又誣百代既能誣小人矣而又誣君子嗚
呼孰謂莽大夫遺姦贖譎尚能誣兩君子於百代之
下乎雖然余嘗究其然者以其文之鄰於道也噫文
之不可信也久矣雄亦言之於其書矣或問於雄曰
有人焉自姓孔而字仲尼入其門升其堂伏其几襲

其裳則可謂仲尼乎曰其文是也其質非也羊質而
虎皮見草而說見豺而戰忘其皮之虎也嗚呼此雄
自道也蓋雄亦慕仲尼之徒者以著書立言為事則
亦嘗入仲尼之門升仲尼之堂伏几而襲裳矣但姓
楊而字子雲耳然則其文固仲尼矣其質亦仲尼乎
以揚雄之質被仲尼之文則安可無說而戰而之患
乎觀其執戟之時其說甚矣投閣之日其戰極矣莽
一也前為揚雄之草後為揚雄之豺而雄亦忘其文
之仲尼故至是也且雄雖死其枯骸腐骨遇草者數
矣遇豺者亦數矣則彼揚雄者凡幾說而幾戰乎昌

黎公一為草而有孟楊之道之說則雄說矣司馬公
又為草而有楊子微輿之論則雄又說矣遇陳黯之
豺而有詰鳳之作則雄也不幾戰乎朱紫陽大書於
綱目曰莽大夫揚雄死然後至于今人無異議也則
嗚呼今而後雄也難復說矣或曰子惡雄若是則曷
為取其文書之冊刪割而裁之丹青而侈之若甚淫
焉子亦難乎免乎雄之草矣曰其人陋矣其文奇甚
業操觚者不可舍也吾取其文非取其質也且今有
人焉蒙虎之皮於羊牽而之市將鬻焉一人過而不
問問之則曰其質羊也一人竭其貲買其皮又買其

羊馬問之則曰其皮虎也嗚呼美其皮而買其質者固非矣賤其質而棄其皮者亦奚可也無已則買其皮而還其質乎夫楊子亦欲自鬻於後之人而唐宋兩君子既已美其皮而買其質矣子又欲使我賤其質而棄其皮乎吾將買楊子之皮還楊子之質也

先府君穉堂遺稿跋

嗚呼父歿而不能讀父之書手澤存焉耳不肖孤其忍讀是稿歟記昔先君子棄孤日不肖孤顧羈角焉先君子平日所著文字置在亂稿中有年紙已故而字漫漶矣若遂散落亾失泯然無傳則是重不肖孤

罪也不肖孤用是懇焉遂發篋搜牘手自繕寫揔之詩文百有八十裱成一帙題曰永慕遺稿以寓風樹之感焉不肖孤竊念孝子之於親也色不忘乎目聲不絕乎耳心志嗜慾不忘乎心矧乎根於情性而發於吟詠者其安敢不尊之惜之用致其著存焉爾乎閒居之暇時一諷誦則儼然乎其有見也肅然愾然乎其有聞也音容若可親焉笑語若可接焉則不肖孤所以終身而慕者其不在於斯也歟且也不肖孤所痛恨者先君子苦節懿行文學詞章炳炳可傳於後無疑也惟是平日未嘗拮擗於世故世之人莫或

知之重以不肖孤在髻失教如獸自長行已謬悖僂
其遺體其無以立身顯親貽其令名者而實有羞辱
之憂焉是則吾先君子所可表見者既無以見知於
前又無以自白於後也其何顏入吾先君子之廟而
異日歸拜又將何辭以對乎夫謹身飭行免於戮辱
獲保省領以沒以從先君子於九泉之下者是固不
肖孤之所勉也而凡為先君子子若孫者亦宜勗諸
書戊午送終錄後

先妣之喪既葬孤自念危淺之命朝不謀夕且先人
遺戒不幸亾失若不追錄一二以示長久則後裔雅

昧其何所取而考焉遂自先妣初終至于葬耐略記
始末題曰戊午送終錄遺戒節目其大者蓋不出此
矣孤因記先君一生操履清嚴不喜華靡至於葬祭
之禮每病世人之文掩其實儀厚於誠平日臨人之
喪輒以歸戒於家逮寢疾之初手書遺戒封寄伯父
且語先妣曰古人有遺戒羸葬者後被盜發則金繩
裹屍乃知清苦之骨山靈坤祇亦為之陰護也此可
見先君平日之志而或謂先君預慮身後家貧子弱
為此省節之舉則此是世人計較豐約之私非先君
順變觀化之心損末就實之意也抑念死葬廟饗人

子事親之終也其防患慮後報本追遠出於惻怛忠厚之意深愛至痛之情苟非賊恩無義愛使其形者孰無自致之心乎然而遂之則是無節也故聖人之教必曰以禮毋過禮而孟子曰無財不可以為悅不得不可以為悅今使為先君子若孫者皆如孤貧約無財則雖微先訓之嚴固不可得以為悅矣雖使有財而得為苟先訓之所不許而輒欲崇飾儀文直為觀美則其於奢儉易戚之分無論違聖而悖禮而誣祖贗本亦已多矣雖棺槨衣衾之美籩豆脊膾之盛其與委其屍而餒其鬼者亦奚異焉如是而欲望其

體魄安寧精神降格垂休錫羨以庇庥其後人於無窮其亦難矣每見世人之守其先業者貧則鬻之弱則為人所取其能長有而勿失者鮮矣故李文饒平泉誠曰鬻平泉者非吾子孫也以平泉一草一木與人者非佳子孫也先人遺訓非如莊業卉木之比而貧而非己可鬻也弱而非人所取也為子孫者乃不能謹守而敬行之則其為人賢不肖何如而尚曰吾先君子孫也乎然則為先君子孫者其欲奉承而不墜者止此遺戒而已乎夫繼志述事無忝所生使清白有傳文獻不喪者孤雖不敢言之而不得不為先

君子孫者願之也孤固不肖無狀若以先君之靈獲保性命以守其祭祀則其所以夙夜匪懈奉以周旋者尚與二三子姪勉之

書俞氏世傳孝行錄後

城之貢士洞甫數歲遭父喪只倚慈母其在童
駢至性天得專意孝養及壯貧特甚躬親刈獲
妻愉承順無愧於古人及丁艱喪葬祀一養志
怡制泣血居廬哀毀罔間自居廬兩虎來護依
禮喪前六載哀毀罔間自居廬兩虎來護依
初喪倚廬語口食歲失此穀則何供祀而奪
穀嘗倚廬語口食歲失此穀則何供祀而奪
盜公每躬自汲水以供祀泉稍遠公內以爲憂
之一日伯曉手開覆盆下清泉也虎則家之畜猪也
于方伯曰水則古之源泉也虎則家之畜猪也

伯欲探之即造公廬則虎護廬幕周旋自若水
出乾源只限祭用使人亦枯以此啓命旋伯大異
除官云歷刑曹佐郎正公初授麟蹄時陳
復昌有墅于麟其守莊奴有罪當死公無所貸
仍觸忤而罷以此坎壈其居官恪謹清白斷獄
聽訟有正神明治績七非素以官罷歸來行李
蕭然有畱攬之風安七非素以官罷歸來行李
累歲靡他公聞其節義而取之公疾子指和藥
公歿截髮示志亦以烈女啓聞旌表公子敬仁
以孝啓聞後為祭奉而終孫亦守孫侯汝誠也
參奉公歿後致祭立傳者郡守亦守孫侯汝誠也
屏傳之經也郡守
鄭侯之經也郡守

歲辛酉余佐幕在湖西歡城俞君璫以其家傳孝行錄示余盖俞君之曾王父彥謙有至性幼失怙事母極其誠家貧躬刈獲妻子井臼以養滑甘脩澹之具

愉惋敬慤之實靡不至焉逮其居戚血泣毀頓葬祭
以禮追服前喪如初廬墓六載不一至其家誠孝旁
隲神降殊錫於是有靈泉涌厨戾蟲護廬之異余覽
而歎曰嗚呼天人之際微矣竊觀自古仁人孝子之
行冥孚默達其精神氣機之動徃徃通神明感物類
若是者何哉蓋人物受天地之氣以生凡在流峙飛
走之倫盈於兩間者同出於一源體雖殊而理無間
以心感心以氣動氣則其周流徃來垓圻相盪者又
惡可誣焉今夫匹夫匹婦患難倉卒歔歔感發尚能
上千天象下達幽隱况孝者天地之經而百行之源

也其慈愛惻怛藹然油然薰蒸貫徹無所不通者自
有不容已焉天意神道生祥見異如雀鯉之應雞哺
泉出之異載籍可徵焉固非闕誕恍惚不可詰者之
比則奚獨於俞侯疑之哉然余又因此而竊有所感
焉人之所以號為靈者以其有好惡之良心而不若
物之昏塞無情也以公之至誠醇孝能格異類則况
同胞並立者而獨無愛悅興起之志乎然而以其時
觀之登公之場而攘公之粟者有之謂泉為源謂虎
為畜者有之是其昏塞無情不有甚於物者乎况公
清白之操聽斷之能處之內外苑有休聲使一時握

柄用而權黜陟者苟有好德之誠則豈使公越趨於
州縣淹訕於即僚伏而不振焉而公化之所感者亦
豈止於一泉一獸之微哉卒以操法秉正爲權姦所
甚連蹇卒世則彼雖紱冕輿衛魁然人面哉與登場
攘粟者比也其有愧於物也亦多矣悲夫蘇子有能
天不能人之論余有取焉君子爲吾所能者而已其
如不能焉何哉雖然公之懿德美行儀于門庭其得
於觀感者子孫繼以孝稱至於賤微之卜亦能著節
自見則公之所以錫類範家者可謂不匱而成教矣
豈特能於天之云乎而後之聞公之風者感歎之不

足形之文字著於傳記者甚多而今俞君又能謹守
家法深懼先烈之晻習不章請於世之有言君子益
圖所以發揚者公之行與名其將垂揭於無窮而嚮
之甚公者雖其腐齒死骨人猶喙唾之豈所謂天定
者歟俞君謂余宜有一語顧此蒙陋蹇拙其何敢妄
有評騭屢辭之不獲夫以夙昔景慕之心得見其遺
蹟識其子孫又不忍以不文終默也遂書其所感如
此云

林碧堂俞公夫人金氏遺稿跋

昔先王之以詩爲教也天子巡省方嶽則必陳而觀

之申之以黜陟勸懲之政其重蓋不特律度量衡車軌書文之正其不如法者而自諸侯之國亦採而貢之以驗人風考俗尚則其較之金珠齒革織文之筐菁茅之苞之效其上者亦彰彰不輕哉故雖侯邦下國閨房詠歌之音皆得以列於天子之樂官而逮周之衰聖人悶其教之廢弛遂刪其籍而揭諸後則列國婦人之詩如終風柏舟之作亦編之國風與二南雅頌並傳而軼美矣政又下降上之教未嘗有及於詩者而在下者又無傑人長德討論而去取之則雖華夏之區詩人韻士宏編鉅什偉麗震發者亦多銷

藏磨滅而不能自見况偏陬裔壤省俗觀風之所不及而闖門之英斷簡殘稿之遺者乎吾東方古稱僻陋三國以來稍稍通中國時則新羅真德王織錦爲詩而獻于唐其亦古者貢詩之義而後之編唐詩者亦取而傳之至今彼真德雖女主哉君一邦而有職貢則其隨包匭而進詩垂簡帙而傳世者其勢固易焉耳自是而世服事上國殆千數百年聲明文物典章儀矩率皆慕取效法則文軌同矣金銀布幣海青耽羅之駒亦梯焉航焉琛賚相望而貨物之流布固已衣被天下矣乃於詩獨未有以陳而薦之不得與

珍奇俊物旅進而駢列而中朝君子之秉毫翰而任
蒐汰之責者豈無傑人長德而東人之詩不少概見
何哉間余聞吾友俞君德仲家藏其先祖母義城金
氏詩若干篇蓋俞君之七代祖諱汝舟在 中廟朝
以賢良選禍起步而歸其鄉鑿池構堂號曰林碧而
處之夫人實從焉簪衽之隙時有吟詠而其題林碧
堂二首手刺枕面以寫其閒居自適之趣夫隕獲患
危厭嘔窮賤世之號為男子者所不免焉况婦人乎
夫人當明夷處儉之時夫婦媿德困而彌亨其發於
咳唾者隱約蕭散瀉幽憂於泉石寄雅想於太初春

秋之遞謝是非之外閑有不足以動其中者

金氏林碧堂二

絕曰小洞幽深別一區膏肓泉石可忘憂人間是非
渾無累花發知春葉落秋依林一室絕纖塵祇合幽
睡人養性真閒枕愁來春
足無為恰似太初民其憂樂之正可比國風遺音

之得其性情者而方寸之繡其視織錦奚讓焉惜其
生在海外數千里之地與深山幽俗之匹婦者比既
無以貢之於上而編之翰笈與機中之獻匹美儷珍
而雖其平日興寄陶寫者率亦隱而不耀其見於國
朝詩刪者僅寂寥短律耳餘則沉埋散逸莫有傳者
譬之陰崖之花絕澗之卉自榮而自落豈不悲哉而
迺俞君從价燕還者得所謂錢牧齋列朝詩集則有

伏惟聖祐兩在綿書日麟
惟永壽日來

根神度第以室者均坦
生依方子而崔足丁安
多動靜崔足之事勢丁
霜考過矣破傷矣那都
不少耳向托養種任以
那於你則移人來即考
身成於何種子今日摘取
下後焉此回修息下不
如存修多身禮

鄭在處 乙卯

夫人詩三篇東人之所遺裔孫之所未覩而中州之士獨得以衰次之掇取餘馥攬擷遺英列之文藝之林者抑何奇歟余謂文章之美古人比之金玉雖湮沒沙石糞壤之中其精光寶氣常自發見無間於華夷故流沙之玉南海之珠蠻夷山海詭絕之產彼不得有其寶而常為天下用則是詩之見遺於吾東而獲傳於中華亦奚異焉其詩玲瓏清越絕無蕪音累氣獨得李唐人三昧牧齋之取有以哉吾聞牧齋以文章著一時其所編固將垂世則夫人之詩其必與國風之什文錦之辭昌焯而不朽而俞君之心則猶

以為嫌也遂取家所藏及錢氏選合七首題曰林碧堂遺稿請於世之有言者而列序之益圖所以示遠者其志可謂勤矣而謂余亦在從游之末不可無一語故遂書云

雜著

客問

客問於抱狂子曰今有人截大夏之竹翦鮫女之綃役般倕而施剗剗命離朱而設采色飾之以金玉襲之以蘭麝袖之則素月皎懷揮之則迅飈肅面若是者不亦簞之貴乎雖然若奏之於大冬之人則其不

却之者幾希矣今子之爲文也本之於六經參之於
語孟博之以左國變之以莊馬班揚以翼之韓柳以
輔之是固文之貴也雖然今世之人亦懍懍矣子欲
奏乎而不却者幾何抱狂子曰不然方冬奏筮固失
矣而藏之而待盛夏則盛夏豈遠乎對盛夏而言則
猶朝暮也奏吾之文於今人之世則非矣而藏之而
待百世則百世豈久乎對百世而言則猶朝暮也吾
又何感焉客曰是亦不然人既棄之則又誰藏之殘
毀而滅裂之則盛夏雖近不可及也斥紕而泯沒之
則百世雖暫又何可逮乎吾恐夫子之文終不可傳

也抱狂子瞿然曰然則奈何客曰天下之理有成斯
有毀有有斯有無子而不成人孰毀之子而不有人
孰無之子若蘊子之文斂之於元氣之中闕之於大
虛之域天地以爲大日月以爲光山嶽川澤以支其
蠹禽鳥蟲魚以細其傳則斯可矣抱狂子曰客之言
誠善矣二十一年之非今而知之矣絕吾之筆請自
今日始

雜記

僧史云曾聞師住邵武山中一日有老人來謁曰我
龍也以疲懶行雨不職上天有罰當死賴道力可脫

仍為小蛇入袖屈蟠夜風雨雷電山嶽為搖而聞危
坐不傾達朝晴霽蛇墮地而去余謂龍之行兩職耳
今乃慳天之澤怠已之職使蹇陽肆虐生人沾毒則
理宜誅殛不赦也今反狐藉夷教網漏天刑雖驅風
走霆之威不足以駭其中摧山掀嶽之怒不足以震
其外而彼曾聞者方且驚逆天威悍然不恟使巨慝
釋咎上帝失刑則惡之大者莫過是矣且天之所以
為天者以其威怒無所不咸也緇髡之身何惜焉慈
悲之教奚威焉而乃使其方寸之袖容吾賊匿吾姦
而不之罪耶噫龍之懶者吾未之見矣吏之懶者吾

見之矣彼吏之懶者髦弁職司兀屨事務遐棄厥任
大刻于民而及其慝露惡著邦刑將及則乃改頭換
面依附當路以高明之室為袖而屈蟠其中以權豪
之勢為道而賴藉其力雖天怒有赫威命肆棘而彼
權臣者方且危坐不傾則其不俟其開霽墮地而去
者幾希矣

教書

附不允
批答

教平安道觀察使申翼相書

人主高居大位非能以目徧區域耳周機宜賢才共
理天工實賴其內殫匡補外達政化肆虞夏有四岳

之咨五長之建抑周漢設八伯之任六條之規惟其
表則楷模為諸州之綱紀是以風猷鈴鍵係一路之
慘舒苟非其人莫膺斯選茲予於藩臬之寄益致其
難慎之誠故當遴簡之時蓋循僉舉然於除目之下
罕得全才付庸人以祖宗生靈每念神宗首疾之語
視不才之監司班簿疇有希文筆勾之心况時勢之
憂虞方殷得人尤重而廷臣之聲實俱著非卿則誰
惟卿性質端詳才猷瞻敏蘭臺載筆夙擅良史之譽
金馬儲材苑有儒臣之望當公族滋蔓之日智燭堅
冰逮權姦拔茅之年跡遠邊壤茲於更化之始賞其

先見之明處耳目之司彌竦介立之操試藩閩之職
益著公明之稱頃有歸閑之思屢形難進之義清裁
雅量久已標映於朝端遠器通才詎合袖觀於世事
睠茲邊右雄鎮實是箕封舊墟城壘縱橫天關鎖於
閩域山河表裏地機紐於金湯蓋其為括執咽喉之
要故必藉才能心旒之託屬茲方面之纒缺可見與
論之攸諧固知子駿之福星不宜外遣暫勞萊公之
舊鑰以護北門茲授卿云云輟玉筍之近班畀豹霧
之新命卿其益加勉勵備殫忠勞治已亂之繩豈無
巧拙之異操必斷之器當審緩急之宜惟一道衆瘼

長安道志卷四 二十二
之滋繁縱難悉數抑至憂深患之著見固可歷言蓋
自庚辛大侵以來慘見生靈荐饑之患矧經用之非
法官無足證之簿書而田產之不均里有難平之徭
役以屢儉之歲未蒙優大之恩以垂罄之家重困繁
苛之政豪商姦富之輻輳流蠹日滋猾胥健吏之追
呼侵漁已甚須殫朝夕之咨度究知閭里之愁嘆賦
未易蠲盡漸損斜科之目費難遽省要先去濫觴之
需擲垢肥瘠懋宣惻怛之意蘇殘去害期盡保釐之
猷然念人情休戚之分實係吏治臧否之別謂邊圉
之重捍衛多任虎臣以貪殘而牧疲癯益肆蝨賊竭

廬彈地半為鞭鞞之資橫輸急征盡歸囊篋之富靡
聲艷色之放溺樂驕淫而遐棄職司勅牌使蓋之往
來藉公費而厚圖私利欲奏澄清之效必須摘擢之
公如其尸曠貪饕毋憚芟夷而淘汰或有清勤愷悌
允宜激勵而勸廢攬轡慨然網維成於不日解綬去
者姦慝遷於望風至於戎情之疎亦由兵燹之後持
虛簿點冗卒不知金鼓之操墮名城夷巨防安有九
泥之固卽如暮夜有恤若為守禦之方凡諸陰雨之
圖倍急艱危之會蒐練軍伍貴撫馭之得宜審察險
要使征繕之無失若其措施之多術亦賴精辦之有

餘學校之政不修教養可緩河湟之地將復利害宜
詳攝暴懲姦必在鈐轄之謹伸冤決滯庶見獄訟之
衰處分小官不須上聞稟裁大辟亦遵恒規於戲國
步日艱天灾沓至疏釋之典雖霈汚俗難於維新哀
痛之教纔頒實惠阻於遍究削衣貶食夫豈安於崇
高約已裕人尚有賴於岳牧佇觀美績用洽遐陬故
茲教示想宜知悉

領議政金壽恒再度呈辭不允批答

十行溫諄謂遐心之可挽連章異讓愧誠意之未孚
豈爲隆文虛美之辭茲敷心腹腎腸而告顧大臣體

面進止與庶僚自殊如元首股肱上下有相須之義
眇予纘承丕緒遭百六艱危之期疇能交濟治功惟
一二輔佐是賴庶盡忠之圖政遂能彌綸於邦家奈
汚隆之隨時未見寅協之調度觀今日亦極否耳念
時事奚至此哉公私是非之分散亂太甚眩惑疑推
之際間構已成黃髮去朝慙德薄而誠淺白駒在谷
歎昔進之今已君臣正宜胥匡而圖存輔相豈合相
繼而求退况卿有清規雅度素著大臣之風苟欲遂
謙德冲懷疇任當世之事間關嶺海已見玉成于前
贊襄鼎茵期底棟隆之吉惟茲丐閑之請或由難安

之裏纖芥形跡之嫌不必追係於既往和糝鎮服之
責允宜勉圖於斯今心苟無瑕人言奚恤處得其理
國體自尊須殫協贊之規冀臻同寅之美辛甘燥濕
之相濟未害調羹之方鍾鼎江河之不同何愧吸醋
之量金鏡朗照物不惑於妍媸玉衡高懸人豈疑於
輕重盍思百責攸萃毋忽共貞之圖至於榮衛之愆
亦由夙夜之務年齡未暮宜盡瘁而為期精力尚強
顧何恙之不已不庸多詰其毋復辭於戲國步漸艱
民生日瘁任之專信之篤予無替於始終危不扶顛
不持卿豈安於休退勉副至意亟斷巽章所辭宜不

允故茲教示想宜知悉

祭文

掃墳祭文

哀哀父兮生我何晚棄我何速哀哀子兮親在而孩
親沒而祿我年十四大恤奄及子子茹荼惇惇集木
殘生風樹十年含索栖遑困厄人理所極不意生全
得有今日幸霑先恩猥竊科甲遇慶興悲臨餐垂泣
瞻彼廣陵宰如所宅皇皇哀省有求不得拮据蘋蘩
敬奠清酌欲報之德昊天罔極謹告

祭文

斗東文

吳高道和卷四 三十三
嗚呼汝死孝耶死不孝耶聖人制禮有俯就而勉及
焉有直行而曲殺焉故槩曰親喪既殯食粥葬而食
食疾則飲酒食肉至於哭踊有筭居處有節彼居喪
而無感容在瘠而有童心者固不免於忘親履本之
罪而以死傷生尤聖人之深戒故危身滅性至此於
不孝不慈此汝平日所講而巨劊以後兄弟相勉者
也汝豈不知此而徑情踰制自蹈毀傷之誅哉自吾
兄弟遭親之喪吾每語汝曰親喪固所自盡而雖兄
弟之間神氣羸旺或自不同疾病先後亦難預知吾
病而汝不病則汝粥而吾食汝病亦然庶其支綴氣

息存先人祭祀之託也孰知汝持制未久羸疾先作
精神殞喪膚革枯痿固已慮其氣力之難保而亦豈
謂人命危脆乃至於此乎蓋自慈氏之有疾吾兄弟
奉八城中七劑憂遑遷徙奔迸夙宵燭厲殆將半年
其時視吾兄弟者已憂其顛仆矣天殛荐酷遂及大
禍爵踊三日乾肝焦肺旋即啓鞞于花山舊居日家
拘忌襄奉遷就苦藁饘粥兄弟相守毒暑薰爍濕氣
蒸浥惡風昏霧輔以為害蓋汝骨髓之疾尾閭於此
而以吾在汝之側勸勉飲啜常加護視汝亦自謂筋
力稍勝於曩時矣吾以先墓無誌將擬趨耐燒納往

留瓷店餘一旬所汝以書來曰自兄之出孤獨無依
終日昏迷余以汝病劇急歸視之則已不可為矣藥
餌薑桂竟無所及抱持救護疾勢益力神迷意錯吞
吃莫宣蒼黃叫號遂殞厥靈大喪在殯汝又戢木使
余煢然就次予處喪廬哭不竝聲拜無後繼靈車已
載而汝不知玄堂暫啓而汝不見冥然漠然若寢莫
叱此固人理之至慘毒難忍者而人或不諒汝者方
以汝為死於不孝嗚呼以汝平素誠孝之篤死被不
孝之名此汝所以臨絕三號天至斂視不瞑而余尤
所以叩心泣血深悲而極冤者也吾不知下民孔多

而天之降禍獨偏於吾家吾兄弟五人三兄皆先先
君逝先君下世後吾與汝在慈氏側零丁孤苦無望
成長幸賴慈覆之天獲保性命得至今日而汝又至
此黃臺之瓜一摘再摘今四摘矣余雖在世亦徒蔓
耳幾何其不抱而歸也吾非不知死生常理悲痛無
益而猶不能自己者汝惟質性醇謹內行無虧夙厭
科舉之學薦有求道之心沉潛遺經發軔正路且其
年力富強造詣難量尚冀其工夫進益器業成就以
貽吾先君令名而不至如吾早歲泔汨遂誤一生也
豈知嘉穀未熟嚴霜先降美玉初胎烈火上炎使其

求益之志可大之業止於是而已則余安得不怨造化而尤神明也尤可痛者以吾家世貧窶素甚早丁鞠凶益復旁斥慈氏抱二弱子辛勤備至靠債鬻隸哺其孤孩吾自釋褐以後為家貧親老遂專意奉檄再從吏役不幸多病早衰未堪供世且念世故種種多不快意解官家食今數年矣每念家日益貧親日益老兄弟居家饘褐不給屢貽慈氏之憂前歲與汝相議奉稟慈氏斥先人弊廬謀置數頃耒耜之士兄弟勤力以奉母養桑鄉魚稼與爾卒歲優游自佚把玩餘生矣天將窮我而奪其志菟裘未就大戚仍集

疾病喪葬益橐俱罄汝喪至於賣田買材鬻衣易灰艱難痛楚人理所極附身附棺亦已簡儉此雖汝平生之志而在余急難之心其無窮憾矣此後孤孀活計益無所託經紀之責實在余身庶幾撫視恤護不至失所綱陽二子亦當教誨俾至成立毋負汝沒時撫髯之託而顧余酷禍重哀危懼已甚安保其能久存於世也幸而不死如汝存焉汝母慮焉嗚呼先壠之趾安耐汝骨父母兄弟丘窆相聯神道人情夫豈有異九泉會合其樂融融死者然矣生者獨何恃耶日月有時殯斲將啓略具菲物式遵祖儀輟哭執筆

哀不能文幽明一理骨肉同氣惟爾有靈當知我悲
嗚呼哀哉尚饗

祈雨祭文

維社之立維民是主玄功盼饗佑我東土災害之生
道予獲戾年穀雖祈旱暵仍繼嘉生痿痺庶品枯闕
愧茲菲誠未蒙昭臨敢陳臆潔庸瀆于神庶賜大需
卒惠蒸人國社

神維司土德厚流光配天有終育物無疆苟失其應
民將安仰維茲不佑蹇陽久亢炎威萎苗敵景暴疇
念我生人若已納溝乙丙憂惕非神曷訴尚冀昭歆

早降靈澍后土

誕惟明神司民之食粒我蒸黎厥利斯博胡寧降戾
妖魃肆虐稚稼翹滋槁麥仔澤精禋雖舉玄貺愈邈
時災繫政人患由辟念茲恫瘝不遑寧息靈心斯惻

驟霈神液國稷

在昔農師播穀于始能殖地產利普千祀祀典罔缺
靈睠靡忒今茲之旱亦孔之酷三農輟業八域焦土
黎民喁沫赤子仰乳神之有知胡忍于此尚鑑忱誠
玄化斯施后稷

於惟 祖宗陟降在帝保佑邦家覆燾來裔騰茲遺

是宮遺卷四 二十九
黎託在眇躬忝位不弔繼遭灾凶幾年休養今其靡
子膏澤既虧圭璧徒竭日監于上寧其無惱願賜甘
霈惠暘潤燥宗廟

東方有海百谷之王神功滲漉利澤靈長由予召灾
驕炎為虐甘液既愆隆曦彌赫原疇就楮黍稷盡枯
瞻仰雲漢則不我虞敬恭明神冀垂昭答尚惠霽霈
卽見霑洽東海

瞻彼炎墟維神之宅坎德潤物嵩高鎮域用致崇極
秩在常祀節當長養豐澤胡閔哀我稽人聚泣田疇
南訛未秩亦神攸羞庶幹玄造惠此黔黎百代報享

氓心不携南海嶽瀆

於赫靈神中央攸止幽贊丕協冲和潛施胡茲不惠
昭應無期早旣太甚則不可推九陌揚塵萬品未蘇
咎實在予惟民何辜靈心不昧寧莫我聽幸流溥澤
福此黎氓中央嶽瀆

興陽鹿島 贈叅判李大源鄭運合享雙忠祠
賜額祭文

在歲萬曆沮齒肆毒逆腸問周枉矢滅虢嘗兵于鄰
大蹂南園列陣環視主將首鼠維鹿之島鎮守有寄
地比彈丸援絕蟻子揭揭將軍誓志殲兇提單奮弱

最其前鋒搏洋程海嶽震眩敵人死咋害氣潛卷
悉師併力欲逞于我激厲疲衆還賊無捨死闔三日
刃折矢竭懦帥噎功息軍不發淋漓指血恨結雲愁
大源臨死解所著衣以指血書一絕有君偷生况節
親恩義俱無報恨入愁雲結不開之句 義夫攸羞首離先軫舌凜常山寵獎哀榮綸音屢頒
姦顛已梟義膽彌烈顏焉後來疇能為匹兇鋒再獠
越在龍蛇踴釜踏萊易甚踢靴維時有臣亦莅茲島
忠純志節前躅允蹈南嶺赴援詢謀齟齬衆維劫劫
獨吐健語挺身犯難張睫決籌成吾輔車梗賊牙喉
玉浦之戰紙島之捷仗劍督衆促櫓赴合腥燄臭岸

醜血膏海尚賈餘勇轉戰窮界剗蛇殪豕誓盪巢穴
銳氣方馳飛丸潛掣鱗驚鯨泣衝折缶傾哀纏部伍
痛結宸情旋廢有加命秩斯崇邈矣孤島凜彼雙
忠酬功寵死立祠竝侑歲久陟剝重新營構額號猶
闕多士齊籲事關激揚風聲攸樹庸錫恩扁增茲賁
飾精爽如在俎豆有託茲遣禮官式奠菲具靈其不
昧尚冀歆顧

祭趙光甫文

維歲次乙丑九月戊午朔十八日乙亥友人西原韓
泰東敬奠于近故副提學趙兄之靈嘻嗟吾兄自兄

之歿月已三易獨生嗷嗷填恨誰白人或有言厥理
 茫渺天有司命讎善為道死生禍福和盤謬誤巧者
 默測徑合迎取蒙囂昏墨躁狼拘曲彼悅而佑謁帝
 降福正士植行獨立剛方銜忠履潔抗辭危腸彼怒
 而逞訴天誕殃屈伸顛倒終古有焉豈獨於今始悼
 其然嘻嗟吾兄神乎命耶胡不是思挾其直道颺厲
 振儀抗姦糾慝讜議盈吻毋尸爾位炯然無隱世道
 昏險義夫亦恂斷斷其執果而為用蹈殆不慄當患
 彌勇羣猜曹怨售其愆與駭機將發潛鋒已厲淫誣
 構案預指成鑿謂銛必鈍擬珪將瑕梁肉比董韶獲

同哇鬱飾曲致施快羣纖褻誠韜義瘖抑若鉗江崖
 擯危海壖栖寓羸餒窮獨輔以瘴霧使卒躓困殞靈
 荒浦疾病誰視喪具誰檢松明燭屍布被裹殮庭翔
 弔鶴室無抱練靈氣光怪豈遂鼓漸光甫逝日有大
鳥白氣之異
 嘻嗟吾兄節既高苦命宜迤邐彼司是者孰肯舍旃
 高位宜致巧文旋及大耄未享逝川俄急華國之藝
 範俗之行清白傳家愷悌行政百未施一尚見遺緒
 郡符郵館流化著譽長于國子惠聞彌彰家存繪像
 樹比留棠多士慕風比鄰薰德聞凶悽咽執罇匍匐
 營祠妄靈不呼而諾天之可能仇者假作嘻嗟吾兄

兄之逝矣世孰我憐我託先誼識兄稚年年殊志匹
貌阻心傳契闊幾時會合京洛黌宮並鑣玉署聯橐
聞謗齊詬遘愆同罪蹇剝流離交情未怠巖崖月村
後先相就矮屋交跣執觴酬侑婉婉稚女指以相託
南浦移儻音容愈索小隸致訊秋夏之交唁我火孽
媿我海包孰謂俄頃計書遽來往臨哭庭瞻顧增哀
呼爺爵踊聲豈忍聽撫棺歸來神理冥冥嘻嗟吾兄
人世百年並歸一蛭貪愚之生羸乏孰計恃榮愈辱
矜壽滋夭惟有令名垂世炳曜使其不朽短尺猶慙
命苟能安司者奚挾堂竈甚洽親舊猶在名全歸潔

何戚何悔具茲醪羞殊世長辭不昧者存庶知我悲
尚饗

梅月堂畫像奉安祭文

猗我 英陵愷悌作成河嶽畜祉薦生髦英心靈洞
開藝業夙造擣華發藻聲譽大噪生齒未齒已受聖
知妙語纔徹詹獎特垂朗璞初剖符彩驟彰需爾追
琢乃珪乃璋聳厲自奮彌肆于為蓄博富有將大厥
施 先王之思追遇之誠鳥飛始習龍德方亨維聖
合天眷命有歸不有高節孰扶民彝求吾所安蹈義
靡惑毀裂幻易遁而之釋混形緇艾剗跡山藪曷然

物表嘔噓塵垢抽深揭密洞覩三教我體之溷我志
之噉嘲譏貴勢詆訶豪傑登山臨水嘯詠超忽抒哀
屈騷寄慟衢哭替薇斲蒼羞粟刈穀西山之風曠感
千百睽茲水落發跡攸始東峯危阻搜抉幽秘基崖
累級剗嶂置楹倘佯棲息曾葆幽貞遺芬未沫舊築
已毀窮陂蘚滋荒澗露泚高山景行咸激于衷恭念
聖朝政先廢忠圃治遂志六臣殉主寵侑私營風
聲並樹况如夫子特立昭萃豈於是邦表揚久闕爰
謀吾黨相度厥宜易麓啓址去艱卽夷衷功程力事
展技良乃塗乃斲聿建斯堂維湖之鴻降魄之域圖

像手贅遺惠如昨冠裳不緇髭鬢去剃粗跡付幻真
性服禮倩以傳神儀軌不亾以瞻以敬毋俾惑忘乃
安于位吉蠲妥靈有酒之洞有肴之馨毋我逖遠庶
我歆顧廉頑立懦以胤終古

是窩遺稿卷之四

三十四

是窩遺稿卷之四

